

从前慢，一生只够爱一人。

我们最好的时光



末那大叔 著

根据

北海爷爷

真实故事改编

感动全国读者的
爱情奇迹

畅销书作家末那大叔
首部长篇小说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FEN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我们 最好的 时光



末那大叔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最好的时光 / 末那大叔著. — 南昌: 百花洲
文艺出版社, 2020.6
ISBN 978-7-5500-3726-7

I. ①我… II. ①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0) 第 069954 号

我们最好的时光

WOMEN ZUIHAO DE SHIGUANG

末那大叔 著

出 版 人	章华荣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夏 童
责任编辑	游灵通
特约策划	何亚娟 夏 童
特约编辑	鹿玖之 李梦仪 龙伟涛 陆宇星 冷 雪
营销编辑	邹兵艳 王 荃 秦 雁 张文文
封面设计	樱 瑄
版式设计	彭 娟
内文插图	米 莫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I 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 × 1230mm 1/32
印 张	11.75
字 数	325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3726-7
定 价	49.8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20-47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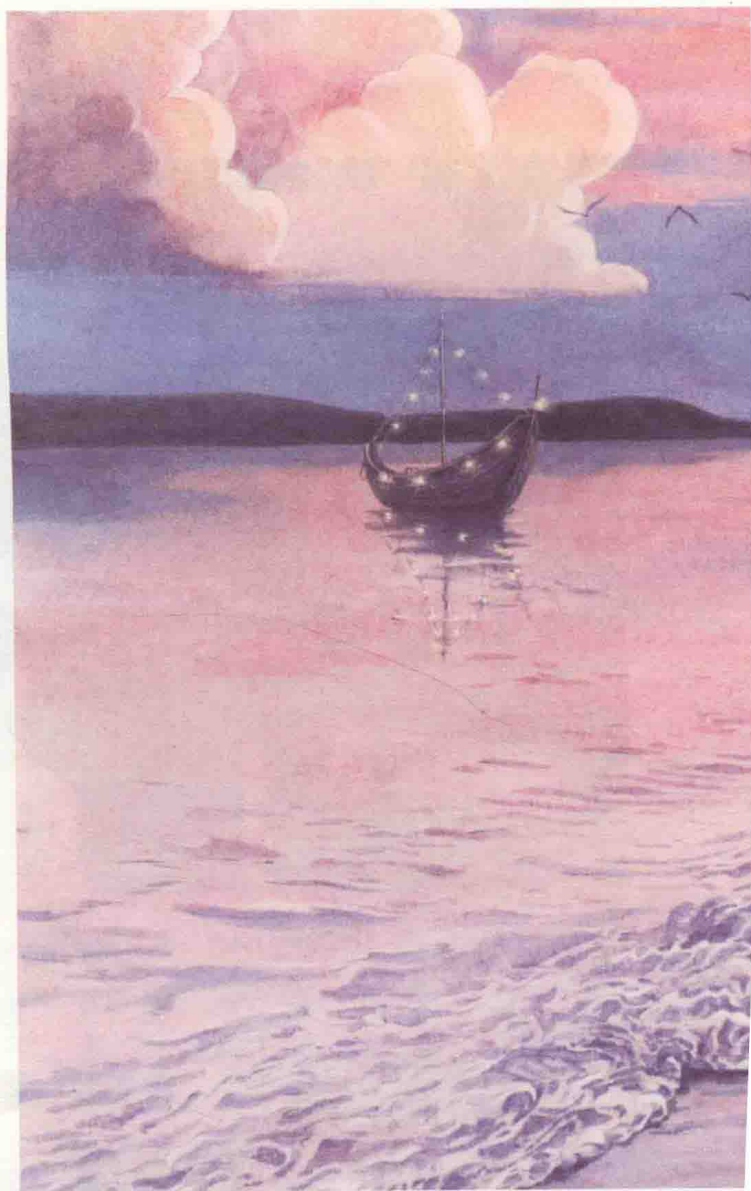
发行电话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j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她站在台子中央，抱着琴拉起了《东方红》，悠扬的琴声越传越远，伴随着她嘹亮的歌声，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





静娴时常会回忆起那天，所有一切勾勒出一幅往昔不曾见过的画面。而画面里，有一个自己私藏的、独一无二牵挂自己的北海。



窗外的烟花纷纷绽放在黑夜里，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北海感觉静娴握着自己的手突然用了些力。

目 录

001	楔子
005	第一章 非浪漫相遇
015	第二章 别做老好人
024	第三章 响亮的耳光
034	第四章 往陷阱里钻
043	第五章 『白毛女』变『女山贼』
056	第六章 世交回青
070	第七章 赵氏迷魂汤
080	第八章 暧昧的试探
095	第九章 生活的重量
108	第十章 夏夜的告白
121	第十一章 不完美约会
135	第十二章 性格迥异的恋人
152	第十三章 藏不住的地下恋
165	第十四章 等我回来

目 录

265	256	246	237	225	210	188	174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对！离婚	没说出口的爱	赵静『闲』	余生请多指教	狼狽的新婚夜	日暮盼归人	信纸交换的时光	傲慢与偏见
355	336	322	313	302	292	284	276
尾章	第二十九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谢谢你	与子同袍	你相信奇迹吗	新晋母亲	不安生的孕妇	把结婚证锁起来	冷战

楔子

灰顶红墙的老屋，有一片云，落在了窗外的雪山上。

2019年的5月，丹麦依旧春寒料峭，天气变幻无常。

一觉醒来，窗外空中正飘着小雪。

山区已然复苏，冰山融化成雪水浇灌着树木花草，滋润着大地。

这里与中国有六个小时的时差，白昼比夜间长，这让我有种在异国山水中可以随意挥霍时光的感觉。

我起床洗漱，发现我爸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瞧见我就低头看了看表。

“你醒了？吃早饭吧。”

他指了指桌子，我顺着他示意的方向看去——牛奶、煎三文鱼、面包，还有煎蛋，一应俱全。

尽管有倒时差的困扰，但他仍旧起了个大早，做了顿吃得惯的早饭。

来丹麦的第一天，我们就去了《哈姆雷特》的故事背景地——克伦堡宫。

放眼望去，尽是全北欧最精美的、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华美的门庭内挂有一幅幅古老而华丽的油画。

宫殿中，剧团正在上演莎翁的不朽名著《哈姆雷特》。

演员们声情并茂，我们即便听不大懂他们说的台词，可从抑扬顿挫的语气中，也能听出情节的缓急。

突然，我爸的眼神有了光亮，可没过多久，又黯淡了下来：“要是静娴在就好了。”

静娴是我母亲的名字，她在 2014 年不幸病重去世。

“要是你妈现在还在，就是 70 岁的小老太太了。”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沉到有些沙哑，略微带着哽咽。

要知道，在我大半的人生里，都极少见到他这般神态。

对于他本人来说，这里是一个极有仪式感的地方，他一直把这份寄托深埋在心底。

小姨曾跟我聊过一些爸妈年轻时的趣闻。他们在一起的绝大部分时光，都是在排练话剧、吹拉弹唱中度过的。就连约会，都跟那个年代的其他情侣大相径庭。

他现在看得出神，想必也是联想到了一些旧事。

戏演至最后一幕，我爸用力地给这些优秀的演员鼓掌。

穿过长廊，我陪着他仔细地看遍了这座城堡展览出的每个角落。

他时而惊叹，时而黯然。

临走前，他还在售卖纪念品的铺子里购买了一把大宝剑。

看着他稚气地玩弄着宝剑，并小声地说着某些书里的台词，我顿时感觉他又回到了年轻时候。

那天夜里，他在酒店的桌前坐了很久，突然开口喊住了我，从大衣口

袋里掏出一块包得方方正正的手绢，打开了。

手绢里包着的是一个旧信封，粗糙的纸纹上，是我那再熟悉不过的字迹——娟秀、干净，写着：杨北海收。

“爸，这是……”我猛地想起，那日小姨来家里时手上捏着的那个牛皮纸的信封。

小姨说，那是我妈生前特意嘱咐过，一定要等她走了之后再交到我爸手上的信。

可我们谁都不知道，信上到底写的是什么。

看着信封的开口处，被小刀规整地切了个口，起了毛边。

我不知道，我爸曾反复取出来翻看多少次。

我接过信，缓缓地展开，那熟悉的声音，又重新在脑海里响起。

北海：

若非突然长病，恐怕到了70岁，我也不会考虑身后的事儿。

在医院听医生说，我至多还有两年的时间，所以有几句话想要对你说。

从小时候父母去世，我就看淡了生死。

于我而言，世界上不可能再出现懂我的人。我对这个世界充沛的求知欲，也不可能有人再与我分享。

好在我遇见了你……

我捏着信纸的手抖了抖，我的鼻腔霎时间涌上一阵酸涩。

我爸没吭声，取下了镜框，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出了房外。

可我分明看到，他也红了眼眶。

落地窗上虚幻的光影，倒映流转。

直到那一刻，我才明白为什么我爸执意要来欧洲——

那是我妈此生最大的遗憾，她想看看除了弄堂之外的世界。可她此生，再也没有机会弥补这个缺憾了。

所以，我爸带她来了。

带着她的心愿，来看她心心念念的世界了。

那一夜，我跟我爸，就那样面对面裹着毛毯，围在火炉旁聊到凌晨。

那之前，我从不知道原来腼腆羞涩、不善言辞的他，也有那么大胆、冒进的一面。

原来，他跟我妈的故事，竟是从一场闹剧开始的。

原来，自从我妈离开后，他从没有一刻不在回忆从前。



非浪漫相遇

浮生万物，重逢不如初遇。

那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初夏，阳光穿过树叶，在地面结成斑驳的树影。

彼时的青岛街头，出奇地热闹，以往冷清的主路，没一会儿就出现了一条彩色人河。

有人正站在卡车上，挥舞着红色的五星旗帜；有人举着大字报，逢人就喊：“成功了，成功了，‘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了！”

1970年，我爸——年轻的车辆厂职工杨北海，刚刚26岁。

也是那一年，他跟我妈的故事，就此拉开了序幕。

喇叭声响起的时候，他正在车间忙着安装汽轮机，刚接过徒弟志强递来的扳手，头顶就传来一阵刺啦声：“喂？喂？”

“同志们，插播一条特大喜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了！”

话音刚落，整个车间就沸腾了。

不知是谁，在门外喊了一句“还不快抱着国旗去广场”，大家就扔了手里的活儿，纷纷往外跑。

志强摘掉了半只手套，瞧着正拧螺丝的北海，挠了挠头：“师傅，不然……我陪你弄完吧……”

北海头也没抬，把扳手往后头一撂：“去去去，好日子，热闹去。”

志强屈膝接了扳手，仿佛等到了什么首肯，赶紧七手八脚地脱了工服：“那徒儿我就先去给师傅探探路！”

北海假装嗔怪，回头瞪了他一眼。

志强吐了吐舌头，一溜烟就跑了。

志强是北海的徒弟，前不久刚从别的车间转来，当了学工。人踏实，脑筋也灵活，就是性子还没磨踏实，碰着事儿总想探头瞧瞧看看，用青岛的方言讲，“这人，外漏精神多着呢”。

刚来车间的时候，没几个师傅肯收他，只觉得他油嘴滑舌。主任无奈之下，只好把他硬塞给北海，说是得借着他的脾气，磨磨志强的性子，却没想到师徒二人甚是投缘，一搭档，反倒成了车间的模范：不光出活儿快，出错率也是极低。

“志强，杨北海呢？”隔着两道门，就听见了徐杰那个大嗓门儿，声音鼓得耳膜嗡嗡作响，惹得北海不得不伸出小拇指揉揉耳朵。

徐杰是北海的发小儿，小北海两岁，两人自小穿一条开裆裤打闹着长大。

虽说一同长大，性子却是大相径庭。

徐杰外向活泼，北海沉稳踏实。

院子里的邻居常常调侃他们：“这么一比，倒是北海更像哥哥。”

此言一出，徐杰总要跟着争论一番，扯着北海偏要让他喊“哥哥”，惹得北海一阵嫌弃。

两个人就这样一同长大，再后来，又进了同一个车辆厂——红星车

辆厂。

北海成了技术工人，徐杰则当上了质检员。

“这儿呢，喊什么喊！”北海拧上最后一个螺丝，回头吆喝。

“我一猜，你准在这儿。”徐杰四处望了望，又转了一圈儿，顺势拎起北海的水壶，仰头喝了几口。

他们向来都是如此相处，不分你我，像亲兄弟，但偶尔也有翻车的时候。

北海一把夺走了水壶，瞪了他一眼：“德行。”

面前的徐杰倒是不气也不恼，又顺手夺了回去：“不差这一会儿。”

说着，徐杰顺势挽上了北海的胳膊，拉扯着他：“走走走，跟哥凑凑热闹去。”

北海深知磨不过他，没了辙，只能放下手里的活儿，跟着他，一路挤到了中央广场。

那个年代，卫星发射成功是个大事儿。

人逢喜事精神爽。如今，又是赶上了这种能挺直脊梁骨的热闹，自然都想沾点儿喜气。

北海想，

平日里肃静的广场，现在被人堵得满满当当。

北海跟徐杰好不容易才穿过了层层叠叠的人群，挤到了最前面。

北海探探头，本想寻寻志强他们几个，却被耳边一阵气息搔痒得低下了头：“你干啥？”

徐杰把头凑近他耳旁，扯着嗓门儿，试图盖过周围的声音：“你先跟我走！”

北海用手比画着，一脸不解，想问他要去哪儿，可徐杰二话没说，拉着他就往外走，出了人群才松了手。

“新厂长一会儿就到了，你带我去哪儿？”北海揉揉被搓皱的袖衫，一旁的徐杰反倒急得跺脚，直接绕到他背后，推搡了起来：“来不及了来

不及了，到了你就知道了，你麻溜地先跟我走。”

徐杰一路往前跑，北海没办法，只能紧随其后。

眼看剩一个拐角就到厂门口了，徐杰突然停下了脚步，原地掏起了裤兜。

北海喘了口气，松了几下衣领：“怎么不跑了？”

“你看到门口没有？我掏个东西给你。”

北海顺着徐杰指的方向看过去：门口正站着几个年轻姑娘，探着头往厂里瞅。

一见北海露了头，几个人赶紧捅捅中间扎麻花辫的姑娘，不知道说了几句什么，就开始窃笑。

北海悻悻地缩回了头：“门口那几个姑娘，你认识？”

就在这时，徐杰神秘兮兮地从背后变出了一个皱巴巴的信封，塞进北海手里：“看看！”

摸不着头脑的北海只能将信将疑地搓开信封，可展开信看了没几行，脸就红了，直接把信拍回了徐杰怀里，扭头就要走：“要去你去！”

原来门口站着的，是国棉一厂的姑娘。

徐杰瞞着北海应了其中一个姑娘，说要做媒，介绍他俩认识。

北海的太阳穴突突地跳着，心里骂了徐杰千儿八百遍，红着脸要走，却没料到被徐杰一把捆在原地：“你害羞个什么劲儿，人家姑娘都没害羞呢，你倒先害臊起来了。”

北海被逼得几次想破口大骂，但每每话到嘴边，却吐不出来，只觉得脸红，无奈之下，只好原地挣扎着：“你快点儿松开我。”

徐杰瞧着他这模样，哪里还肯松手，只能捆得又紧实了些，眼睛滴溜滴溜一转，换了个温吞吞的语气：“你这就是顽固腐朽，你那话怎么说的来着，学习活雷锋精神，怎么就不能帮姑娘解决解决思想问题？”

还没等北海反应过来，他就上了手劲儿，一把把北海推了出去，又冲北海眨了眨眼，嘟了嘟嘴。